方山薛先生全集

記

遊紅石硤記

乙卯夏五月四日丁酉薛子視師至榆林謁撫院孝泉王公公相見甚讙因劇論榆鎮古今事跡及沿邊砦堡墪臺控制因革而於山川形勢尤歷歷若指諸掌薛子不覺勃然有躍馬登臨之興旣辭出日已薄暮矣憲寮楊明田同總戎李北峰過余分司各具帖有汎蒲之約余謂二君不若携出邊墻外一覽二君曰且了此端午故事更當另議也再若別去詰旦戊

戌黎明指揮崔桐傳報孝泉公且至余攝衣出迓而
公輿巳及門矣公下輿笑曰昨暮未及拜今若稍遲
則君又先顧矣待得余拜後君又將行謝顧故事是
重勞君也言甫畢明田亦至陪坐公謂余曰此處沙
漠比江南勝處不同余答曰聞此處有紅石峽甚勝
過峽又有所謂紅山寺者公曰此去套虜甚近余雖
熟知尚未輕出方山雖輿高亦須夜不收哨探停當
方可議行也既而曰明後日且請方山於學宮一坐
明田與李總兵作陪余對曰某願待教不敢當此殊
禮公曰斯文之會自當脫畧况萍水之逢而有傾蓋

之知乎公三茗起行余與明田送至門公登輿且曰
令節日聞二君有會不必顧矣出邊之游願緩之如
何余二人唯唯乃復至院門公傳免謝余遂往拜明
田北峰遂攜席合飲於鎮東泉上北峰謂余曰明當
請公於紅石峽一游如何明田曰此方山公之所欲
而北峰所當着意者也北峰曰吾已令人料理矣適
孟游擊自外至曰明日當奉公行無妨也次早巳亥
余同明田謁謝孝泉公公延坐久余數辭出公曰得
無有出邊之游乎余以實告公曰必欲行至內紅石
峽則止余與明田出至北城門外北峰已戒軍旅兵

仗排列隊伍若出師之狀余與明田易鮮明便服北峰與孟游擊戎服佩刀繫弓矢於肘後從官把總頭目以下皆披執乘馬前導余不善騎北峰曰此吾良馬但縱之馳保無他虞率領官軍明盔明甲次序嚴整時余與明田北峰三騎並行孟作中軍前哨熟達數百人皆髽髻被獸尾執弓矢乘馬逼近余三人兩兩前導鳴笳胡曲後先相應行四五里至岡上北峰忽麾口長嘯三軍吶喊馬皆奮鬣疾馳穿營繞隊迴旋轉折勢不可遏余以不能鞶控且驚沙迷目頗有戒心明田笑曰但憑馬行無恐也頃之鳴鉦馬遂肅

蕭而嘶行列如前回顧隨行者約二千餘人余謂北峰曰今日太煩擾矣北峰曰此各有事者余不及細問又向西北行數里至峽口下馬山甚奇峻僧人皆居石洞中洞蓋前人所鑿成者高朗明爽委曲上下儼然堂室余謂明田此可謂絕奇矣明田曰更有奇者余相攜入洞盥洗敘坐見佛像奇古森列皆鑿石爲之者余曰不意此處有此奇勝孟淵擊曰可見往時物力豐盛若此時則誰暇爲此僧焚香供茶亦甚有禮北峰謂庖人曰且先治飯遂小設於洞前樹下僧呼爲庭中瀟灑幽適沙土不至明田謂北峰曰雖

先用飯也須飲酒數杯左右捧酒出各六七行乃飯
飯畢余謂北峰曰飽飯後率難飲酒不若乘此時出
邊墻外一覽明田曰是也遂各上馬行出墻數里外
黄沙中忽見有山突起余問北峰曰此非紅山寺乎
北峰曰然又行數里始至山皆紅石有石室五間皆
就山石鑿成高廣方正爽塏軒豁不知何時所成也
中間佛像亦皆鑿石爲之已被虜人殘毁無完形矣
中間有石臺臺上有野獸毛骨葢虜人不時出獵往
來其中皆其所蹂踐者中一間有斷碑一座字已剥
落余細觀之尚有成化七年字樣葢是時虜未入套

此尚吾土也寺稍西南有石高數十仞水自沙漠來從石流下匯為石穴舊傳李繼遷葬其祖彝昌障水別流而鑿石為穴以葬及葬畢仍引水流於故道今云墓在水下石穴中穴溢遂迤邐而南皆從石澗中流入邊墻內為今內紅石硤云余登紅山北望數里間隱隱多草樹山下樵草束檐者無慮千百輩余顧明田北峰曰此何等人北峰曰乃公前在途中所問隨行之人也乘吾輩出邊時儘力打草一番每草一束回至榆林城中值銀二錢今日得虜人之草約值銀二三百兩矣明田曰始公以為太煩擾不知其獲

利如此也此輩嘗自出邊打草往往為虜人追而殺
之今日乘便甚得所倚賴矣蓋榆林皆沙漠地惟此
近河套地土得水故草木暢茂城中羊馬寔多藉此
孟游擊曰若河套不為虜人所據此處省錢糧不貲
余曰吾在書冊中亦曾見有此說是時軍士競逐獸
得黃羊羔一兎二余愛黃羊羔方玩之北峰忽曰天
將大雨可以還矣遂各登騎疾馳至一空城北峰
曰此近日開馬市所築也余下馬觀之北峰又促歸
明田勒馬不下余即登騎同入墻內北峰謂明田曰
至此無事矣方山公尚不知所謂大雨之故余已瞭

見草地中隱隱帳房動作此必都喇兒部下警覺打草人故也余曰有是哉明田曰此常事也已而夜不收哨探至果如北峰所料北峰遂令放砲吶喊疾趨內紅石硤各即席飲酒孟游擊語次問甚知來歷余因問之歷歷道在昔總制巡撫之賢者自余肅敏馬端肅之外必以楊文襄爲首稱更曰近日則曾石塘可惜也南川公惟一廉可取余笑謂明田曰將官如此不可欺也酒半明田乃起與北峰較射設箭垜於硤右山上隔水而射着一熟達收箭達恒立垜前明田左右恐箭傷之呼之使避渠故立不去明田曰是

厮欺我也試射之看渠如何連發幾矢正中渠而回渠輒以手所持矢格之明田乃呼之使去與北峰對射發矢多中而明田尤覺更勝余笑曰老將官猶不如我秀才官也北峰曰明田公本善射若他技則吾不敢多讓也射畢各以巨觥三酌遂各登騎而返鼓譟列隊如前打草人歡呼載道至榆林北城門日已落矣乃回分司得孝泉公招會學宮帖迨曉已亥同明田謁孝泉公公曰石峽之游樂乎乃告以直至紅山寺而返公曰此則冒險矣是日赴公招飲於學宮歷述外紅石峽之勝公曰待從容吾亦當一往也庚子

別孝泉公旋鄜延車中無事偶攜雍大記檢之其所記紅石峽紅山寺去向不同盖何大復未至其地或按舊志或得於所聞故尚未詳余因感是行頗奇遂記其事孝泉名鰲山西蒲州人明田名師震山東定陶人時為僉憲北峰名轔孟浒擊名宋

陝西乙卯科舉人題名記

嘉靖乙卯秋八月陝西鄉試舉士得李蘇等六十五人夫既録其名於薦書矣監臨侍御史北郭浦公循其鄉之故典命工立石題名置諸鴈塔盖昭盛事以示不朽亦因以寓勸戒也語方伯虛川殷公屬薛子

爲文以記之旂惟古之稱不朽者有三德爲上功次之言又次之今有司以言試諸士而諸士以言獲舉其自揆與功與德何如哉是舉也余寔濫預百執事之後見侍御公夙夜兢惕諭諸校文者必欲因言以求立德立功之士而撫卷擬議眞有如不得已之心是諸士之遭際也豈偶然哉自兹以往立身行已服官奮庸誠無負於所舉之言則將來德銘彝鼎功著旂常而光昭史冊者皆兹石爲之肇端矣不然則亦猶夫人耳斯名之題人其謂之何夫舉士之制自唐始盛率書名鴈塔以侈榮觀時値都會先後所舉萃

天下之士無慮千百自今視之其名之最著與玉案曲江同於流峙者韓愈陸贄之外唯一張彖耳其諸雖文敷菁藻詞擬瓊琚咸無稱焉夫韓之起衰濟溺陸之補闕拾遺其名垂百世固無足異彖惟不倚國忠屏居嵩嶽而後之論人品者以其廉頑立懦亦竟與韓陸齊名然則出處顯晦之間皆爾諸士自立之地其所以題不朽之名者蓋更有在也余承侍御公之委方伯公之推且與諸士有一日之雅故於斯記敢附以規不以頌之義唯爾諸士諒哉

壽春堂記

臨淮侯盱山李公築壽春堂于 賜第之東累石爲山引水爲池而竹樹葱鬱交映於堂之左右葢寔金陵一勝槩也公于政事之暇往往集高人逸士談玄論道於其中屬余爲文以記之余因詰之曰堂名壽春其義何居公曰吾之所謂春者匪直春之爲春也元氣流行歲功順序四時皆春也庭幃雍穆長少咸宜一家皆春也上下志同百寮和衷一國皆春也四海乂安諸福畢至天下皆春也前乎旣往後乎方來循環無端終始不息千百世皆春也吾游息于斯堂唯見春意之活潑而不知溫涼寒燠之代謝也堂是

以壽春名也余曰然哉是春也天下之人孰不有之但常情或逐逐於富貴或戚戚於貧賤或快快於順逆修短或役役於感應酬酢拘牽迫滯動輒有礙斯其人雖當春陽和煦之時猶若困於嚴寒酷暑之中而不能脫然自釋也若公之所謂春者彼惡知之唯公天分最高直超本體玄關獨悟徑達希夷而元精元氣元神一心統之而渾然全具此所以充然自得無時無處而非春也雖然亦豈易致哉葢公之先世岐陽武靖王為我 高皇帝之甥佐 帝平定天下勲業獨隆封國錫爵重以河山帶礪之盟再傳而中

經震遏至公而始復之則公平生閱歷之周造詣之至而所見之大要亦有自非獨得於天者然也夫人唯得之不深則存之志慮者滯而不融人唯見之不大則措之施爲者狹而不廣公之所得所見若此將何適而不可由是而統百萬熊羆之士必能掃陰山之氛淨鯨海之波以纘我祖考由是而聯只尺禁近之班必能陪黃閣之議壯紫微之觀以宣　上威德殆與天下同春矣不然則輕裘緩帶撫髀便腹而與赤松黃石之儔偃仰於泉石之畔收天下春歸之肺肝固自浩浩如也登斯堂者其尚有以觀公之深乎

介石書院崇祀記

蘇常東南文獻之郡也蘇有學道書院祀言公子游常有道南書院祀楊公中立俾後學瞻依將由是以泝伊洛洙泗之傳其興起士類關繫世風豈小補哉先年倭夷突至倉卒兵興講武經賦增設官司一時建牙開府不遑創造遂改學道書院爲督糧道道南書院爲兵備道而兩賢祠宇輙爲布按分司吾黨亦嘗有言而當事者以時詘舉嬴率皆難之然而衝衢要津立坊樹表輝金炫碧往往動費千緡弗計也余竊有感焉夫中立爲程門高第弟子而寓常最久常

之人聞其學而知所向往者皆其功也論德論功既已不可無祠矧子游生於吳中當其時吾夫子設教東魯弟子蓋三千焉而江淮以南幅員不啻萬里億兆之人何可勝數知從夫子者唯子游一人且在七十子前列昔人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自吳公始不信然哉此其德與功尤當首祀於吳者也乃竟遷其俎豆是遵何說哉若謂時當尚武則右干戈而左禮樂然則有虞之世舞干苗格迨至春秋郤穀猶以詩書强晉豈皆迂儒之說邪乃茲懷東顧君厭居市紛築室於大石山中與一二同志講學論道有司顏

其扁曰介石書院葢懷東爲給事時敢言直諫有不俟終日之義眞得介石之操及今避居山中景哲追修至謁諸賢於夢寐於是崇祀子游于院中而以宋儒王蘋先生與其始祖原魯先生旁列左右庶幾夙夜陟降庭止以畢平生友賢師聖之志也王先生宋史不爲立傳而郡學先賢祠中與范仲淹胡瑗尹焞李侗陸九淵楊簡魏了翁諸賢並祀名在伊洛淵源原魯先生生於元季學宗濂洛歛衽讀書憑几刓寸餘遺跡尚在具在太史鄒謙之楊用修瞿師道諸君祠堂記中皆可徵信也先歲甲寅給事君亦嘗以原

魯祠堂記委余余見諸君旣巳備述不能復贊一詞
爾來十有三年未有以復也卽今丁卯夏六月給事
君乃復申前請而以介石書院事示余余故爲之記
命工刻石院中

海鹽錢氏義田記

海鹽東畬錢公置義田以贍族人迄今垂四十餘年
而公亦歿十年餘矣公之子蕭追念先德且將以訓
示後人俾克有終特走使山中請余爲之記余惟天
下有定理有定分唯義則變動不居一本於此心之
裁制行而宜之之謂也田以義名則不屬人已不分

彼此歲取其生殖而儲之以給宗族唯所當給者給焉是葢君子水木本源之思周䘏賙卹匱之念因天下之宗法久廢不能遂復特以義起者也義則公不義則私義則和不義則爭故唯常適於義者王之斯能持之於永久而不變也昔范文正公置義田其子堯夫之高義又克類公者久要不忘宜若無俟於言已而錢公輔作記乃猶慮及其後世子孫謂必修其業而措之詞者猶若微而婉焉迨後東陽陳德高立義庄以效文正公故事而陸務觀記之則直謂後人或

貪而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挾有力之助而敗約則莊且壞而不支矣豈其言之過於切直哉君子成人之美慮遠防微而預為之箴砭者不得不如是也茲秦溪錢氏為海鹽望族東畬公以進士起家歷縣令主事員外郎郎中以至郡守所在以德政著稱上疏請老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立詩社建先祠置祭器舉藍田呂氏鄉約其風示鄉邦者率由行古之道矣而置田以贍族者此葢其一端也子六人蓼芹萱葵薔蕤與其姪薇公率課之學業躬督其成芹萱薇後先舉進士蓼葵薔皆太學生蕤

縣學生茲蓼芹萱薇亦卒而蕎等獨負荷先業克紹厥義猶恐後人馴至廢墜以余有年家之誼言或可以信今傳後故特以記屬余不佞其何以爲錢氏助哉特述公輔務觀作記之意俾錢氏子孫世世念之自當發其永言孝思繩其祖武之心矣東畬名某字某東畬其別號也田若干畝坐落某處歲入租若干石

常州府重修儒學記

郡大夫龍岡施公涖郡甫半載政通人和修廢舉墜尤作興士類加意膠庠約已省民徹堂饌贖金以葺

郡學凡殿堂齋廡經閣射圃門坊廨舍無不經理又
濬玄武河周圍曲折凡若干丈其故址之久没於民
間者更代數易莫究所自悉量值以酬之而盡復其
舊於是學宫氣象鼎新形勢增勝士庶父老咸爲改
觀舉忻忻相告曰宏才碩學高科大拜行將於是乎
出矣唯時教授譚君安之訓導王君敏學曹君綽伍
君棟林君安民躬率諸士詣薛子山中請爲文記之
余追惟嘉靖戊申前守文麓郭公以修學記見屬余
嘗有言以勒諸石矣歷今已逾二紀日漸頽圮龍岡
公茲舉匪直美一時之輪奐而幾百年之湮塞前政

屢欲復而中輟士心久屬望而未遂者一朝就緒余敢不記其成事推其至意為吾黨申告之乎昔人有言太守士民之本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汙隆上下古今恒必由之吾常古之延陵春秋時吳公子札以禮樂聞于上國而見推于洙泗蓋首善之地也迨宋龜山楊先生親承伊洛之傳政和間寓茲十有八年載道振鐸聲應氣求士類翕然興起于時吾常若鄒志完之父子周伯忱之伯仲尤遂初之師弟轉相授受而唐彥思喻子才胡德輝諸子又相與講明而輔翼之一時家傳人誦唯正學是務而稍有志節者皆引

領門墻耻不爲君子苟學有不類雖霍仁仲以狀元及第立朝大節亦有可觀然以其從事王氏之學以取科第而論者猶責備焉若孫仲益者以文章名天下而學無嚮方君子少之是時常之學術正議論嚴人才日盛教化日隆駸駸乎與鄒魯同風故志稱江淮以南諸郡唯常禮義之俗寖盛蓋有自哉余自諸生以至筮仕初猶及見一二前輩尚以學術相規勉而慎擇所趨邇數年來四方士人所在講學中多僞妄遂招羣議吾黨懲刱太過以致因噎廢食而其流之弊後肆成風漫無忌憚將不知其底至龍岡公進

學校諸生而勤於課試銳於修復者豈專在於詞章科第間哉此其至意庶幾諸生因文見道居肆成事而藏修游息之間或得以觸其本心之良革其末習之謬憮然感悟而上尋龜山伊洛之傳以紹復延陵之禮樂亦未可知也誠若是焉則是舉也有大造於斯郡而推之以風四方其有功於吾道所繫蓋甚大矣貳府郭公某通府某公某推府某公某武進縣令茹君某皆協贊其成與有勞焉余不佞敬因師生之請而記其大都其諸造作之月日工程之數目別有記籍不書隆慶壬申春三月既望

永嘉王氏宗祠記

王氏宗祠者故福建叅議東崖王公澈所立以祀乎其先者也王爲溫州永嘉鉅族宗祠之立寔自公始公自謂以義起之余則謂宗法之廢久矣此舉寔猶行古之道匪徒緣情協義而已余前視學浙中已嘗聞之欲爲表著以風四方而科舉期迫校士方啟將倏稍選爲之旣乃調遣西歸遂置不復論邇來二十年餘矣公之冢子西華憲副君叔果不遠千里遣書走幣於晉陵山中屬余記之余正欲因王氏之祠推原宗法之本始以闡明於人士間敢以不文辭追惟

古昔先王因生以賜姓因姓以成族而大宗小宗之法寔自上立之立宗者所以收族也於是天下之人莫不有族天下之族莫不有宗凡貨財所殖則歸於宗人掌之凡用度所需則資於宗人給之是以合族之恩義相屬而族人之貧富適均舉一族而天下之族皆然先王之世所以揖讓而天下治者率由此道也迨夫大道既隱天下爲私宗法廢而同氣分爲爾汝族人至不相識漢文朝號爲有道之世而斗粟尺布之謠箕帚誶語之誚且播聞於天下矣他安望哉唐太宗欲法三代之治詔高士廉岑文本集天下譜

牒參考史傳作氏族志其時宗法之立蓋有幾焉而房杜諸公不能贊而成之宋儒迭起講究宗法至詳備矣然唯立論於師友之間而未及申明於朝廷之上豈古法真不可復邪抑勢重難返有不得不因循者也故范希文之義田蘇明允之族譜亭朱元晦之義學記莫非宗法之遺意而竟不能推行於天下此有志經世者所以未嘗不爲之扼腕也今東崖公乃於其祖墓之側建祠祀其始祖萬十一翁以報本反始配以三世祖樵雲及始封通政君谿橋以崇德報功祠爲中堂三楹旁有两廡左右廊廡環列以爲會

餕之所約可容千人堂之外爲儀門又外爲石坊題曰王氏宗祠費凡千金皆出自公一人不以煩族衆經始于嘉靖壬寅至癸卯春落成祭薦有期洗腆惟謹合族長幼示以儀注申以訓辭衣冠濟濟肅雍將事且著族約立約正司訟司糾察舉淑慝有不率者遵族約以聽于祠一不閱于有司其諸義田義塾家禮戶役咸條理曲當刻示族人俾知遵守於乎若茲祠者其關繫世風豈不大哉余嘗遡觀古之世家其宗法之相承者唯博陵崔氏江州陳氏浦江鄭氏并此僅四見焉爾誠能達之天下固可幾而理也昔張

子厚慨井田之不行嘗欲買田一方與學者行之而迄未能畢孰與東崖公之宗祠乃竟成之使天下之爲士大夫者皆若公焉以爲民先則宗法不將徧行於天下矣乎是祠蓋樹表立極殆不止一家一方之慶也余故記之以復於西華君西華仲氏陽谷憲副君叔杲共承宗祠尤銳志於復古亦謂不可無記敢請以是勒諸麗牲之碑

龍城書院記

吾常舊有道南書院祀宋儒楊龜山鄒道鄉周伯忱伯温唐彦思張子厚鄒德久喻子才胡德輝尤延之

李元德黃商伯王子正石子重蔣良貴錢升之及
國初謝應芳凡十有六人簡諸生之志於理學者講
肄其中俾觀法焉數十年來亦既彬彬然興起矣迨
嘉靖乙卯丙辰間海寇躪梁東南用武而一時有司
右干戈而左禮樂遂改書院爲兵備道而諸儒之祀
盡撤仁人志士莫不爲之扼腕冀圖興復而未有能
倡之者隆慶辛未郡守施侯觀民至養士治民勤於
課試於是撫按提學諸公咸屬侯爲興復之舉侯乃
卜地於府治之東南舊晉陵縣廢址築焉上下寮屬
咸協恭宣力以佐成事改題曰龍城書院屬薛子應

蘄爲之記蘄惟自古學校之設三德六物之教莫備於三代延及兩漢賢良文學猶有古意迨隋唐間以文章設科取士而士人之所服習者遂多虛詞濫說至宋雖學校徧天下而以德行道藝爲教者自蘇湖之外無聞焉於是泰山徂徠一二儒者各以其學教弟子而學校之外自不能無書院之設矣匪直勢不容已亦理所宜然也然由今觀昔書院之載諸誌傳者更僕不能悉數而其最以名聞號爲四大書院者曰石鼓曰嶽麓曰睢陽曰白鹿今唯白鹿尚爲士類修傳而其餘三者則寂乎無聞雖有南軒考亭之記

聶諸各集而勒石之在彼中者未免爲荊棘之銅駝矣夫均一書院也何以不白鹿若也盖白鹿以考亭象山爲之師而黃直卿蔡仲默李敬子黃商伯之屬爲之徒皆潛心伊洛泝流洙泗而繼往開來真有功於吾道是以凡有人心者莫不傳聞想慕猶若耳濡而目染也雖百世可必其如一日孰敢廢之彼三書院曰師曰弟子云者曾有同於白鹿否乎無怪乎其湮且廢也吾是以願吾黨諸士之游于斯者尚其重念今日諸公作興之盛心鑒觀前代書院興廢之故事必反躬實踐以爲學而不專務於詞章必古昔先

晳以爲歸而不汨沒於世俗謹善惡邪正之幾嚴公私義利之辨言必由衷行不失足由是而出可以範模朝著由是而處可以表正鄉閭俾後之人指而稱之曰斯當時龍城書院所養士也豈不於諸公是役爲有光行將與白鹿書院並稱哉夫是役也經始於隆慶壬申之五月不踰年而告成市材鳩工各捐俸措置一不煩民院之制前爲大門爲儀門內有池跨池有橋左右有齋室正堂五楹小堂三楹後堂五楹後立先師廟三楹設聖位于中以竟諸儒沒齒步趨之心以啓後學必要其極之志非敢瀆也左右有池

有亭後有堂設龜山諸儒十有六位左右各房二間
爲教官講讀之所此外東西號舍各十層每層九間
共一百八十間陸續置書院田一千一百五十七畝
三分五釐八毫以供祭祀以給師生田址丘數佃人
府縣具有冊籍督工官耆姓名幷刻石末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四

傳

舒修撰傳

脩撰舒先生名芬字國裳江西南昌進賢人也其先世居浙之東陽元大德初有名文英者始徙進賢之梓溪載傳至溥震溥震生廷式廷式生法皆積德累行世雖未顯識者已知其後必有達人法娶聶生先生幼即岐嶷頴異於凡兒甫成童入郡學嘗作赤鴈賦郡守奇其才謂當魁天下進賢有石人灘相傳謂灘合則狀元出人遂以石灘稱先生葢期之也先

生遜避別號梓溪家貧清苦不與人羣雖於書無所不讀寔厲志聖賢之學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每悼俗學之陋嘗曰吾唯欲出以行志耳不然則聲律對耦之文可無作也故其爲文氣志渙發理道暢達一洗回互隱伏支離纏繞之習正德丁卯舉江西鄉試明年入南太學譽望籍籍祭酒司業以至六館師生罔不起敬丁丑舉禮闈入對 大廷賜及第第一授翰林修撰嘗謂古禮樂久廢恒游心於周禮鍾律無益詩文一切謝去戊寅春權倖江彬等蠱惑 武宗勸之游豫議以

三月壬子蹕道東廵祀岱宗歷徐楊抵金陵下姑蘇
傍浙江浮漢登太和太嶽且徧中土繁麗諸處將相
大臣多從諛之都下人情洶洶危懼先生乃約諸同
志上疏乞留俱會　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諸上疏
者曰　主上聞直諫輙引刀爲刎狀今且撤賴矣其
容色詞氣盡歸咎　武宗以沮言者一時言官又多
其黨遂爲所沮先生乃邀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
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舉酒酹之曰匹夫不可奪
志吾輩乃爲大臣所奪乎遂連疏入於是吏部郎中
張衍瑞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黄鞏孫鳳員外郎

陸震刑部郎中陸俸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　上大怒車駕亦不果出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於錦衣獄先生與張衍瑞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俱被命跪午門外梏拲五日既余廷瓚等亦下獄黃鞏等六人亦在午門外梏拲跪五日是時工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亦連疏入俱下之獄尋亦梏拲跪五日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戟刃於胷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出入輒被唾罵投擲瓦礫遂減去跟辦官吏往往在昏暗時

行乃益謀蔽惑請命禮部禁約不許言事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堂官獻諛者叅刻司屬爲妄言由是 上怒遂不解戊午水溢内海子四五尺折橋鐵檻是日先生等一百有七人俱褫衣廷杖先生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異唯口呼 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杖畢幾斃舁創卧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標出之先生屹不爲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既而復蘇謫爲福建市舶副提舉其餘罰俸有差 上怒猶未解四月巳卯黄鞏諸人亦俱褫衣廷杖林大輅周叙余廷瓚降級調外任徐鏊戍邊其餘爲民時死杖下者陸

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玨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九十有一人先生惻惻歎曰使余肯從宰臣之沮則諸疏且緩矣今致諸臣之死芬可以獨生乎聞者感發君子謂先生此舉振士氣沮奸謀植風化寔有大功於世教也辛巳　今上即位詔起先生適宅父憂嘉靖癸未秋服除復脩撰甲申夏會議大禮先生疏凡三上伏闕得罪再杖於廷明年乙酉毋太安人卒于官舍先生扶柩歸由長江至彭蠡忽颶風鯨波大作先生號籲風濤頓息君子謂誠孝所感云丁亥春三月疾作十有

四日卒距生成化甲辰三月十有二日年四十有四
所著梓溪集若干卷詞嚴義正如其爲人編輯周禮
定本則尤其所注意也先生平生不事生業家無立
壁巡按江西御史儲良材爲小築省城居其妻孥子
三人泰春奏辟應旂曰余昔過進賢進賢士人頌舒
先生從事聖賢之學與其歷履比舊聞加詳恨九原
不作不及言從之遊及官留都泰泉黃才伯往往爲
余談成化間羅彝正劾大臣遭喪起復章德懋黃仲
昭莊孔暘不作應制燈辭皆上疏落職當時謂之翰
林四諫迨　毅皇豫遊時史官敢諫者則唯舒國裳

一人矣吾黨自謂清華獨不念輔導論思之職乎因出翰林先後姓名援余志之余寡陋因循未之撰次值有論學者援東漢諸人而擯氣節謂舒先生非聖賢之學然則聖賢固無氣節者邪蓋自正德丁卯逆瑾讐詹戴銑諸人始矯制褫衣受杖死者相繼又十年庚寅再罹此變於是士人漸爲此論嗚呼此可以覘世道之推移矣余重有感焉作舒修撰傳

涇野先生傳

涇野先生姓吕名柟字仲木陝西西安高陵人也西安爲古涇陽之域學者稱爲涇野先生始祖名世昌

載傳至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世有隱德
鑑生溥尤以行義孚於鄉黨排難解紛人多德之配
宋氏生先生後以先生貴封翰林脩撰宋贈安人安
人爲潘府教授玉之孫女教授幼好書人號宋五經
以賢名於時安人少習其教先生孩竪時即誦其祖
教授公之遺行以教之故先生七八歲時敦厚頴敏
如老成人遣就傅于周丈人節之閘小學之教及入
學受書于孫行人廷舉時未總角輙有志聖賢之學
不爲辭章之習夏居矮屋衣冠危坐雖炎日蘊隆不
出戶限及冬月嚴寒則履藉麥草誦讀六經恒夜以

繼日弘治乙卯丁毋安人憂哀毀讀禮未嘗輕出服
闋猶思慕不已辛酉舉陝西鄉試念毋不及見輙泣
下明年壬戌會試未第乃入大學會三原榆次安陽
林縣陝州河內諸同志之友相與切磋務事力行不
尚口耳時雖爲大學諸生而識者固已知斯道之有
屬矣正德戊辰舉南宮高第入對大廷承法天法祖
之問反覆以仁孝爲言而要之於學　上與公卿大
臣嘉賞之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尋爲經
筵講官直以輔德緝違爲己任其諸編摩纂輯則務
盡古史氏紀動紀言之職詞華藻麗皆所不屑也嘉

靖甲申夏五月上疏自劾不職者凡十有三事當路者謂此皆大臣宰相之職不宜引為巳責論判解州至則贊州長以政教勸率士民酌取藍田呂氏之規以行鄉約刋訂朱子家禮以正習俗儒生學子羣至受業潛江初御史杲按山西為建解梁書院以居之御史亦時時就而論學居三年解俗為之丕變延及全晉亦駸駸乎復陶虞耕稼質成讓田之風丁亥量移南考功郎中凡南官考績評定賢否詞若渾融實多所懲勸稽查吏籍革除詐冒一切奸宄盡為屏息公餘即集問道請業之士懇懇為發明講解或寮友

邀游金陵諸勝亦時復一出雖登臨玩賞中率多師
師規勉之意初寓柳灣精舍諸生履盈戶外乃卽鷲
峰東所居焉及還尚寶卿歷太常少卿吏事簡省四
方從游者日衆先生樂於成人應接不倦是時海內
講學者相望而起然或未免空談先生與諸生約每
會卽以六經四書質正就於其中探討精義勉其體
認踐履或問朱陸同異先生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
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
一也亦何害其爲同哉學者不務力行而膠於見聞
以資口耳竟於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

經籍皆躬行心得之言有程朱所未發者故所至學
徒如雲滃霧集乙未進北國子祭酒時監規久弛先
生發明揭示動以身教一二貴游子弟有不率者即
繩之以法不少假借於是咸知所從事而乞差爭撥
之儆風頓息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
曰寬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劘以要其成而不責效
於旦夕故謂之寬然云敬敷則不可不謂之嚴矣古
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意正謂是
也今人才漸不如古豈眞古今人不相及哉內則祭
酒外則提學皆有師道而以教人爲職者率多姑息

假借而不知人才之日流也甘臨希悅違道干譽且非治民所宜矧以之教士哉規者不以爲然而先生持之愈堅國子諸生自是知所檢束而絃歌之聲禮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丁酉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未幾以災異自劾得致仕去壬寅某月日以疾卒於家年六十四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史約宋四子抄釋詩學圖譜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南省奏稿涇野文集詩集監規發明署解文移各若干卷行於世然皆仁義之精華孔顔之正脉有非遷固以來文人學士

所能與者嗚呼先生內充外裕色溫氣和藹然可挹
而行方詞厲守堅力定在朝在野隨寓盡道其眞富
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矣君子方之程伯子
豈不信然哉長子田以舉人爲汝寧府通判少子昀
以先生廕爲都察院照磨云薛生曰某爲諸生時嘗
從先生於鷲峰東所而先生之所以切切啓迪者則
寔未嘗一息敢負也今年庚戌來京師其子昀以先
生年譜示余作傳顧某淺薄何能傳先生哉特以先
生生關中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强奮莫不
有古之道然自漢以降其所謂豪傑者大都欲以古

文辭名世故至於今關中士人動稱西京西京云其潛心理道而務以聖賢爲歸者宋張子厚之外非先生其疇爲首稱邪某是以論著之于以見關中之學獨文辭乎哉

陳恭愍公傳

陳恭愍公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婺徙台之仙居再徙臨海公父員韜宰新城有惠政後爲御史按閩訊沙冦脅從者數萬人悉釋之卒官福建右布政使人以爲未食其報嗣當有人生公自少端慤寡言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脩獨

詣不求人知惟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景泰
庚午舉浙江鄉試天順庚辰以會試第一人成進士
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遭喪起復
謫官諸在言路者默若罔聞公獨抗疏直之倫雖不
復而賢亦竟沮天下自是始畏公議及按江西務持
大體布按長貳有過卑猒諛者公曰有憲綱在安自
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皆動色相戒
舊習頓革既提學南畿黜浮崇實寛嚴得中校士一
以德行理道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
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所歷郡縣居宿學宫

端坐沉默以身率教每令諸生讀小學習六經體認
經典措之踐履徒文無益也士習翕然丕變時御史
大夫長洲韓雍以功業顯頗尚崇飾方受制家居聞
公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是其所推服者
豈獨諸生焉爾哉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副使整飭兵
備尋改提學其所設教一如南畿中州學者咸慶得
師會侍奄汪直被命廵郡國咸俾人主都御史以下
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
學直愈怒曰即提學便如何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
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

不可鈌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
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
不必來見矣公即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政尚易簡
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名爲舊規者一切罷革獨
於贓吏不貸然受賂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
之公曰汚人惜財如惜命若責賂厚彼挈而貨權人
則法撓而難除矣然亦權以待茲時非正法也自是
官屬斂戢父老歡呼載道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行
李一肩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廣
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時嶺南苦鎮守中官椎剥璦

僐騷然公乃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徭為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即具奏災傷狀因體勘展轉民命旦夕竟便宜發倉賑之市舶太監韋眷縱恣掊克籍富民供辦公奏減之眷復以私艦通番爲番禺知縣高瑤發覺没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公獨移文奬瑤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賫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市狻猊入貢所過震驚公乃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寔

以杜窺伺之萌也邇者珍禽奇卉芳午徵求外夷小
醜採聽舉動豈眞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
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
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兙即如猰貐本非澤國所
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譏海外是
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入留中眷知中
官咸疾公乃誣搆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　上怒遣
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
愛畏眷不敢及異復賂公所黜吏張嫛令誣執公嫛
不從行等阿眷執嫛拷掠嫛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

憾減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翰林張元禎爲治殮事以疏絡裹尸而已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此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提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　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

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催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奬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柰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韋眷横行胷臆穢衊清節熒惑 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顧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

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栲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
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
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
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
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
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
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亦救民非有他也選素
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
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客以選死報
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

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横罹讒搆　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嶔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詔復官禮塟正德中追贈公光禄卿謚恭愍

薛應旂曰余少時聞里中長老往往談公爲提學御史時行事心竊慕之及長走仕途見縉紳先生輒稱公爲眞道學益勤向往迺適承乏兩浙學政過公里第

知公加詳見張聚既不覺憮然自失謂聚胥吏乃能若是昔孔明之李平廖立不是過矣人心其不死哉彼韋眷不足責也宋旻徐同愛李行叨冒襟裾顧甘心狗彘此又何說焉公固不待余傳而傳余因校士之暇特爲公書之以付台士俾張聚得以附見云

胡端敏公傳

胡端敏公者杭州仁和人也名世寧字永清祖暠父璿嘗籍昌化公少爲昌化縣學生家貧衣食不給氣志浩如學行爲衆所推弘治壬子舉鄉試第二癸丑舉進士甲寅授湖廣德安府推官時岐王初就封國

府人驕横公律以法王有言公對曰此　朝廷法即
殿下家法敢不守此　朝廷民即殿下立國根本敢
不恤既復請民間開墾湖田以供柴課撫按欲與之
公曰此不惟使窮民失業他日各王府比例陳乞將
遂多事矣竟寢弗與自是岐府歛戢各屬豪民善訟
挾制官司效尤成風公悉抵以法郡遂刑清訟簡陞
南京刑部主事數辯疑獄決滯訟應詔陳時政邊備
十事不報其詳具公奏議中弘治末公復上䟽其畧
曰臣自入官以來十二年間四至京師今往來道途
見村巷寂寥生理蕭索困窮之狀數倍於昔及至京

師見士大夫用度奢侈餽遺豐盛亦數倍於昔貪墨者皆言當去而貨賂狼籍者雖交章彈劾而猶存廉正者皆言當用而清介特立者或一人怨謗而即去士夫聚談惟及世情私鄙之事間有憂民爲國奉公執法者則衆共排擠百計謗毀必使無所容身此其勢必將盡驅天下之人闒然皆無忠義之氣而後已疏入值　孝宗不豫猶領之正德初遷員外郎時劉瑾用事瑾黨劉琅爲南京守備南官咸迎謁唯公與張黃余祐查約魏校弗往初制部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正欲相參謀議已乃郎中專擅司中政事多不

與寮寀相聞治為故事及公為郎中相約裁决可否規正得失絕無猜嫌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南徼土官多不循分公撫以恩信絕其私饋子弟應嗣廕者輒為移文送部由是夷落皆感服效順太平州土官李璿先世數犯革職繼營內侍得襲替又阻兵拒命公潛命龍英州官舍趙元璡捕斬之因大城壺關條治蠻事上之丁母馮憂服闋赴部道逢流賊避入滄州賊攻城甚急滄人撻扤約開門降管河通判趙廷瑋鄉官尚書張縉推公為主公令軍民商旅登陴拒守調度有法七日夜不寐城賴以全補湖廣寶慶府知

府約岷府毋受訟中人横歛者悉裁以法治如太平
時遷江西按察副使整飭東鄉兵備值降賊王浩三
等復叛殺前兵備副使李情執參政吴廷舉爲質公
議待降者以信服貳者以威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
招傳檄以諭賊奉吴參政歸其殺李兵備者公仍進
兵勦滅之因城廣昌南豐新城三縣而還宸濠反形
已著人莫敢言公獨上疏其畧曰南昌失火延燒萬
室基地便利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莊田所
侵激民立寨三司多爲鈐束庶事受成而行買辦漸
行於外府擾擾遠逼於窮鄉臣下多懷二心禮樂政

令漸不出自　朝廷葢自其奏討護衛以來威勢日盛乞戒諭止治其國毋撓有司有旨戒濠濠乃奏公離間親親妖言誹謗因令承奉涂欽齎萬金間用事諸大臣及踈下都察院掌院石玠具復果摘禮樂政令不出自　朝廷數語以爲離間命巡按御史逮公公時適遷福建按察使已離原任濠遂譖公爲逃激差官校來捕且密遣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必欲縶公江西因辱以俟官校公因間道走京師投繫詔獄刑訊逾年楚毒備至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蕭鳴鳳邢寰等交章訟公寃久之得減死戍遼東瀋陽中衛凡四

載己卯夏六月濠稱兵叛逆偽命致仕都御史李士實為左丞相舉人劉養正為右丞相參政王綸僉事潘鵬以下銜各有差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抗言不服皆縛出殺于惠民門外李士實等遂挾濠出南昌破九江南康進圍安慶潘鵬安慶人即前巡浙御史捧偽檄至安慶城下招降指揮崔文擒鵬子戮之固守力戰濠知不克將直抵南京又恐安慶躡其後計窮猶豫值督南贛軍都御史王守仁帥師討賊濠乃還兵大戰黃家渡守仁倡義鼓勇善用兵遂禽斬數萬俘宸濠以獻李士實等伏誅　朝廷寵

治功宸濠反者夷戮死徙者數十族獄滋蔓不能竟
向若公疏得行豈至是邪自是復起公爲湖廣按察
使尋爲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聞　今上即位天下延
頸以望治平公即薦魏校何塘邵銳充講官林俊楊
一清劉忠林廷玉爲輔弼劉莊徐鈺爲知府有名忌
者擠之謂其才力不逮公疏詆爲給事鈺爲御史孤
忠敢言即不逮宜採用其謀議松潘舊皆熟番其後
官軍不能制賂番以假道番殺漢人即匿不舉軍或
殺番至坐抵命公請選將更戍以振威酌遠近糧餉
以足食立賞罰之格嚴隱匿之禁修烽堠謹巡望以

通道路總兵張傑內臣張欽貪虐公劾奏罷免值嘉
靖新政鑒正德官官鎮守之弊革不復遣天下翕然
稱更生矣召爲吏部右侍郎丁父憂去既免喪即上
疏其畧曰今日以孝親爲大保民爲本願早定追崇
之禮而遂赦羣臣之失使講求捄荒弭亂之策而急
行之葢能保民則 皇祖考享祀萬世 陛下萬世
之孝也因言新進英達今雖議禮有合而難保其事
事之旨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過當而難謂其事事
之旨非葢意存納約而人或未之諒也召拜兵部左
侍郎又奏請頤養 聖躬在慎起居節飲食金石草

木之藥勿宜常服且注大學泰誓章以戒媢疾洪範唯辟威福章以戒威柄下移易繫節初九爻義以慎幾事俱留中省覽大禮成陞俸二級給事中余經管律劾公奏累留中且將開告密之端公乞罷不報丙戌命公知武舉薦李承勛何孟春自代引疾改南吏部左侍郎進南工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尋改刑部尚書用霍韜言仍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入見辭免宮保請虛心待物毋以喜怒爲用舍 上嘉納焉公素剛嚴及掌都察院務持大體申明憲綱乞復執法被誣者官考察枉者許言官會疏論辨詔付所司

施行僅逾月改刑部尚書盎公雖預議典禮而奉公
持正其諸事體多與當路異同不久在院者實踈之
也初土魯番自弘治以來挾哈密城印以要中國而
哈密回夷居甘肅城者爲内應至正德間遂招土魯
番兵侵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悉索城中回
夷得裹甲者杖殺之以示番且募屬夷刼番營又結
瓦剌使擄哈密九疇自摶戰敗土魯番兵會總制彭
澤經畧哈密奉勑諭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還哈
密城印九疇留勑不與土魯番計窮陰遣間使寫亦
虎仙以秘術干進得與養子列知兵部尚書王瓊與

彭澤交惡即誣奏澤九疇罪瓊爲覆奏下九疇獄論死澤削仕籍衆皆不平嘉靖更化初言官首劾瓊戍榆林起澤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九疇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連破土魯番兵斬火者他只丁絕其貢賜番回失利大困敝後霍韜欲復哈密議召王瓊爲陝西總制瓊遂謀報怨使王邦奇訐能遷上言哈密之不能興復者由陳九疇妄殺啓釁也遂執九疇下獄仍論死將并罪澤公獨上疏具論回夷奸狀訟九疇功　上大悟曰甘肅事得胡世寧疏始知豈得殺我巡撫償回子命耶九疇免死戍遼東澤爲民尋轉

公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陳兵政十事皆深切時務而其要尤在於愛惜人才土魯番切曲先衛人牙木蘭以為將牙木蘭擁族帳内徙土魯番遣使求牙木蘭將甘心焉大臣即欲與之以易哈密公曰曲先本服屬中國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用以為餌將携貳我屬夷宜勑王瓊為國忠謀先盡復瓜沙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殖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厚牙木蘭以風蠻夷使相攻制此伐交之術也因薦御史馬昊陳九疇副使施儒楊必進堪為將帥皆不用公遂引疾乞致仕

三疏始得請甫歸復召爲南京兵部尚書不出但請
廣圖繼嗣容直言惜人才而已未幾卒于家時嘉靖
庚寅九月晦日也年六十三贈少保謚端敏云公嘗
謂學貴經濟不在詩文故其奏議二十卷及所著書
數十種皆有益於世務非空言也子純以公廕歷官
廣東肇慶府知府所至以循良稱立心制行克承厥
考能世其家
薛子曰余爲南考功時肇慶爲宗人府經歷嘗屬余
傳其先公余謂胡公國之名臣世之聞人史官將立
傳無俟余言矣及余督學兩浙居杭州考其鄉之先

達而景行焉于肅愍公之後唯胡公之賢爲最著其諸若僉事王琦之清介郎中項麒之廉孝太僕卿邵銳之端方太常少卿鄭環之嚴正豈不卓行君子褒然傑出之人品哉然槩觀杭之士習則猶未免崇勢利而羞賤貧尚通達而賤名檢豈數君子不足以風之邪追考遐泝葢自宋南渡君臣偏安燕樂靡麗所漸已成痼疾雖經重熈累洽之後化導勸率之餘而極重難反亦其勢然也余故特爲胡公傳而因幷數君子論著之與後死者同觀法焉

費文通公者廣信鉛山人也名寀字子和先世出蜀費禕後元季名禾者爲弋陽尉始家鉛山禾之後名本二者公五世祖也本二生廣誠廣誠生榮祖榮祖生應麒應麒生五男子曰珣鄉貢士曰瑄舉進士貴州右叅議曰璠生子宏以狀元及第歷官少師謚文憲自是榮祖應麒及璠皆累贈少保曰璵公父也以公貴累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曰瑞鄉貢士公之姪懋中復以進士及第第三人爲翰林編修懋賢以進士爲兵部郎中費之族遂甲於江右聞於四方矣始璵娶張氏姙公七月而生弱僅盈掌然啼聲若鐘左

耳下有七黑子識者知其非常人長益秀頴年十七
補縣學生邵文莊公爲提學副使甚奇之文譽日起
正德丁卯舉江西鄉試公時娶上饒婁郎中女與寧
濠之妻兄弟也揭榜之明日濠別設鹿鳴燕於府第
燕所舉九十五人其意實以公故公稱疾不預及計
偕北上復以厚贐遺公公亦遜辭不受辛未登進士
選庶吉士癸酉授翰林編修以公差過江西省城例
當見濠值濠生辰燕三司官公亦預焉濠出所畜金
線龜六以示公且問曰此何徵也公曰殆壽徵也濠
曰汝獨不聞寧王遺我大寶龜乎公即應聲曰慎勿

為此言下文有西土之人弗靖濠默然濠乃懸　高
皇帝御容於殿率各官朝見公曰殿下自有始封之
君不當上僭　高廟濠怒公率各官退差畢還京會
濠賂貴倖謀復護衛值文憲在内閣公歷陳利害力
贊不可忽矯旨罷公兄弟官比歸濠遣人陰伺於途
公小舟微服夜數易泊所以避不測已而文憲舟果
為濠黨所焚僅以身免及抵家濠猶使羣盜刼掠公
家搖先世墳墓己卯濠據南昌叛下九江南康攻安
慶遠近繹騷適都御史王先生守仁將徵兵會勦公
間道迎以上書曰先定洪州以覆其巢穴扼上游以

遏其歸路彼進退失據將成禽矣王先生納其策濠果敗其書具在闡幽錄中辛巳　今上繼大統復起公編修充經筵官嘉靖壬午預纂修　武廟實錄未幾丁母張夫人憂服闋以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贊善公在講筵凡進講尚書孟子者六明白剴切　上每改容聽焉丁亥陞南京尚寶司卿庚寅改右庶子兼侍講掌南翰林院事癸巳陞南京右通政甲午改南國子祭酒先是文憲謝事家居乙未再召入內閣爲元輔適調公爲北祭酒公上疏懇辭且寓書文憲謂吏部雖以年資見推兒雖內舉不避親案則不足以

當此況兄方復召未及薦一才賢顧首及弟寀天下
其謂兄何因薦南太常少卿高陵呂先生柟為北祭
酒公仍居南時論歸公丙申陞南禮部右侍郎尋改
南吏部右侍郎是年　九廟覃恩給誥命蔭子懋學
為國子生辛丑改兵部左侍郎南吏科王給事中燁
論公儒臣當此北虜竊發之時不當居兵貳公遜謝
之謂王為益友終身歎服壬寅　上以公講幄舊臣
復改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公應制奏靈雨嘉
禾諸頌　上俱見褒納冬至大祀圜丘命充導引官
甲辰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未幾命掌

部事自是舉大典禮議大政事公咸殫盡厥誠不獄

獄以矯名不媮媮以狥俗上由是知公而眷注益深

矣乙巳　太廟完加太子少保凡冊妃告廟及遣祭

諸神祇咸以命公應制諸文多命公撰金幣賞賚日

益加厚丁未二品考秩　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特

諭加太子太保賜飛魚服玉帶尋復加少保益欲大

用公也戊申公弄疾作治弗愈十二月十三日卒

上聞而悼之爲之輟朝且循以金幣賜及其家遣官

護柩祭塟贈光祿大夫謚曰文通云公豈弟仁厚好

賢樂善稱人之長而掩人之短其在太學諄諄訓誨

諸生而嘉矜體恤無不周悉眞所謂賢愚皆得其益者至於篤故舊恤孤弱撫僕御悉皆從厚有緩急相干者不問所從來輒遺刺帖爲之捄解寧爲人所欺而不悔雖或受謗而不辭蓋天性然也公生成化癸卯三月十四日距卒六十有六年初娶即妻氏以産卒繼娶金谿吳都御史女復卒俱贈夫人子五人長即懋學讀書績文以廕授後軍都督府都事陞經歷調詹事府主簿次懋升懋謙懋禕懋泰皆服公之訓能世其家

薛子曰余爲太學諸生時值公爲祭酒以文藝受公

之知亦謂公爲和厚人也及釋褐爲九江教授署白鹿書院見江西士人謂寧濠初畜異志結納中外一時雖以磊落自許者亦多入其黨不特喪身敗名以罹赤族之誅而誤國殃民可勝道哉公爲濠姻戚輒覘于未萌早與佹絕寧爲侮辱排擯而不一受其牢籠卒至保族全名以榮顯終其身豈不卓有高見遠識者哉及觀辭召薦賢心服言官論列其大致益可知矣論者徒見公之和光溫厚遂以公爲太易而不知公之心事則寔介介故大節所在蓋有人所不能而公獨能者世或未之察也其視邊幅崖異而中實

汨沒者相去何如哉公之子棥學謂家乘不可無余言余故論著之以闡公心行之大者云

于肅愍公傳

公名謙字廷益別號節菴浙江杭州錢塘人也其先家河南在宋屢有顯官金末兵亂譜牒僅存而亡其名有名伯儀者公四世祖也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州仕至太常丞伯儀生夔起家季書累贈河南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夔生九思爲湖南道宣慰使延祐間遷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之錢塘公曾祖也祖諱文大仕　國朝爲兵部主事攺工

部父彥昭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禄大夫少保兵部尚書公生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爲縣學生即以文行名永樂庚子中浙江鄉試明年辛丑舉進士宣德丙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聲音洪暢每入侍奏對　上必注聽掌院都御史顧佐甚器重之及巡按山西奏白誣獄出數百人於死王府以和買害民者廉其事劾治之比還復管理河道官民上下運船往復關閘啓閉不相妨滯人皆稱便　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旣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啓口而成自是受知于

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　上親擢公兵部右侍郎賜勑前往賑視時公年才三十有三而持重練達徧歷經畫問民所利害而興革之民大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恒以盈滿為懼嘗欲乞歸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值中官王振用事公多與忤遂嗾言者劾公擅自舉代左遷大理少卿二省士民赴闕乞留乃復命公巡撫正統丁卯復兵部右侍郎進理部事已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猖獗

上詔親征公與尚書鄺埜懇留不允八月望師次土木虜奄至皇輿北狩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

號泣誓以滅虜會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衆捽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諠擾無復朝儀王疑懼欲退諸大臣亦多斂避公堅立不動掖　王且留請降旨宣諭羣臣順罪應死勿論其二內侍請太后命將軍亟擊死衆乃定公袍袖爲裂吏部尚書王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於公若直等何能爲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首劾扈從失律周興祖王佐寘之法王嗣位尊　上爲　太上皇帝以明年庚午爲景泰元年公入見泣曰虜賊犯我邊疆遂留大駕將圖

深入當預爲計宜亟募兵易漕卒治器械守九門列
營伍於門外以振軍威徙廂民於城内以避虜掠通
州貯糧數百萬卒難運入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
大同宣府經虜剽掠請勑各守臣協力防鎮文臣如
軒輗宜爲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宜爲將帥其諸機
務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
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土木之潰歸降也先爲之嚮導
奉車駕趨紫荆關窺京師戒嚴侍講徐珵謬言占象
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搖動公抗言於廷曰京師
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祭藏倉儲咸在於此百官

萬姓四海九州咸仰屬於此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也　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爲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外以示必死三軍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紫荊關以送　駕爲名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喜寧嗾也先邀大臣議和需金帛萬萬計衆皆大呼曰國有君矣對壘凡七日十月望虜奉　駕漸遠乃舉砲擊虜營虜死者萬計也先宵遁京師解嚴論功加公少保固辭不得已受之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公謂去冬

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厚賚金帛以往虜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駕而回虜譎詐莫測和不足恃莫若選將練兵養威畜銳以復君父不共戴天之讐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又謂喜寧不除虜靖無日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誅之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　駕還京下廷臣議公曰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萬一虜詐我有辭矣議乃决秋九月　駕至自虜廷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為虜所據公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畧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隷

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爲十營每營以一都督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人每千用把總指揮一人每隊用管隊官二人團結訓練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知兵者善之楊俊素恃功跋扈奏盡出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　上從公言俊謀遂寢貴州苗夷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

按二司置宣慰司土官以涖之公謂貴州自 祖宗開創八十餘年豈可因小寇而輕棄乎事遂寢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子冕授府軍前衛副千戶公曰一腔血不知灑在何處尚欲爲子求官乎懇辭不許仍賜第一區又辭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盔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公握兵久宿將歛伏石亨貪縱尤爲公所裁抑亨姪彪驍悍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往戍大同二人遂憾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 景帝不豫廷臣上章乞復儲未報 英皇復正宸極亨等以奪門

南內遂貪天功為已力即誣公迎立外藩與大學士
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勅符具存無迹
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珵者以倡南遷為公
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嗛公者廷鞫之日力
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
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
字附會成獄蓋即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
狀上　上猶豫良久曰謙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
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　上意乃決
公刑之日沙霧四塞朝野冤之公生於洪武戊寅四

月二十七日至是年六十所司籍公家自　朝廷所
賜外他無一物　皇太后初未知公刑比聞嗟悼累
日　上悟其寃深悔之都督陳逵收公遺骸踰年冕
請逵扶歸塟于西湖之南迨至　憲廟遣官諭祭特
謚肅愍云嗚呼公平生忠誠狷介不立私黨身值危
疑計安社稷大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一時之屈萬
世之信公亦可以無憾也已

論曰天道好還其真遠而邇微而顯昭然其不爽哉
方亨有貞之搆成公獄也自以為快其私忿且張威
福矣未幾有貞以罪遠竄亨等坐謀逆夷族公則不

惟　勑祀于杭大啓爾宇而山西則祀河南則祀隨
在血食公固不死矣此固人心不息之機而天之報
施何如哉余拜瞻公像英爽凛然詎謂杭俗披靡公
眞山嶽矣金匱有傳人未獲窺余忝司學校特采公
家乘掇其大都俾諸士知所仰止不外於鄉之先達
云